

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二

雲間夏允彝誤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他州皆止二至此州獨
言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
於揚必曰海岱及淮而徐州疆界始別也淮海
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或曰徐
丘以爲名元命苞曰天氏星主司弓弩流爲徐
州別爲魯國自古爲少昊氏之墟國中有大庭

氏之庫。成王封伯禽於魯。在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宋公爲商後。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其俗亦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雄傑驚悍自負。淮夷徐戎皆在其域。牧守之任。於斯爲難也。其邊海之地。唯在安東日照之間。不甚延長。然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有建瓴之勢。故

自古爲南北之襟要。在今日則爲運道南北二京之衝。且地逼陵寢。尤爲重地矣。嘗考禹別九州。宜有均一之制。而較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之兗。淮岱之徐。相去不能千里。荆河之豫。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百里而縮。荆山衡陽。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

州之別。品殊墳壤。故道里無得而均。然荆河淮
濟之間。至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壤
別難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蓋九州之
別。實倣井田之法。一州爲王圻。八州建國。以蕃
土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區別境壤。不因土
宇之小大。惟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
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
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
旣闢。曠土實稀。故徐兗豫境土最爲狹也。至淮

漢以南。函劔以西。

揚在淮南。荆在漢南。江湖盡雍在函西。梁在劔西。

濫關山重復。又僻在遐陬。濶疎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難。故雍梁最濶遠也。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天下戶口千三百餘萬。徐兗豫當五百五十萬。而荆揚雍梁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濶。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後世建都會。立城郭。不以民田爲制。而以要害爲先。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

至於平土多曠。衣食所資。則反爲敝夷不守之地。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邑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後世之治。遠愧前王者。非獨德教有缺。亦法制之未善也。

淮沂其乂

淮出桐柏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也。徐之水以沂名者有三。出於尼丘。

山而南入泗者，魯點浴沂之沂也。沐陽之沂，河口周禮沂沐之沂也。出於艾山西南入泗者，爲最大。此禹貢之沂也。泊徐之水，以淮爲主而沂次之。淮水常荆塗二山，未鑿之前，淮水從荆山西麓迂迴以入於渦。麓高，水滙爲患，故禹鑿開兩崖，使水行其間，淮乃安流也。抑淮至今日，水患彌殷者，淮自古北受泗沂，本皆清流，若黃河入海於天津，汴河入海於樂安，與淮無與也。自山西沁河決斷，黃河決斷，汴河自朱仙鎮

東潰。越徐邳。亂洸汴。直下。不復東流。徑南入於淮。以趨海。故直謂之黃河。非復泗沂之舊。清河以東之淮。亦皆黃流。而淮境苦水。特甚矣。且運河之水。必賴黃河以充。乃河水西入淮。則勢分。而東流益緩。其力不能刷沙。關套所在。淤積日甚。而尾閘幾於不洩。且黃水多發於四五月。鳳泗來水多發於七八月。河長固當潰淮。淮長則亦潰河。此爲交蝕之害。泗州河身高於運河丈餘。自高超下。其勢陡激。以區區之漕渠。爲鳳泗

之歸宿必橫決而莫禦每崩五壩掃湖頭嘴諸市而與淮一此爲泗河獨發之害倘黃淮並發泗沂沁汴諸流橫溢滔天勢不能南越維揚之高而入於江則濘汭淹灌於全淮之境矣此淮水今日之勢也。

蒙羽其藝

二山淮水所經二水治則二山其可藝矣山之可種藝者衆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最高蒙羽非其

匹也。而爲淮水所經。意其壤地沃饒。亦略同歟。羽山之下。其水恒清。牛羊不飲。而老萊子隱於蒙山之陽。衣縕飲水。墾山播植。其水土之美。自古傳之矣。齊乘稱沂川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鍾畝。古稱瑯琊之稻。今沂澤二州。仰加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莫與爲匹。則蒙羽爲沃壤可知。今近徐諸山。彌望荒麓矣。藝猶蒔也。詩云。藝之荏菹。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時見生而樹生。見刈而穫。又曰五穀生於五木。黍

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大
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
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
樹生也靡草歿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
曰見歿而穫歿也淮南子曰先王之教民昏張
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
昂中則收歛畜積伐薪木

大野旣豬

大野濟水所絕濟於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

氣故豬而爲澤。爲十藪之首。旣澤向未爲澤。今乃澤也。旣豬向故爲澤。今復故也。禹之時旣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於淮。濟通於汶。淮通於沂。汶通於洸。而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於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於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兗之浮濟。徐與揚之浮於淮。泗亦皆於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害矣。至國朝尤爲漕粟所資。於是設四水櫃以濟漕運。曰南旺曰安山。

曰馬場。曰昭陽。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而南旺地形最高。爲南北分水之脊。向非南旺會通。雖開亦枯瀆耳。是數千載久廢之大野。至今日復爲利涉之用也。而物盛致壅。致有沙淤盜佃決隄之患。生焉。此不獨漕河失利。而泰山以西地漸窪下。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泊之亂。今湖外皆民田也。若隄防稍廢。則水將漫衍淹沒。復

成宋季之患。而湖地開佃不及五百頃。所得豈償所失哉。

東原底平

原端也。廣平曰原。平而有度也。可食者曰原。原有六駁。有樹槎。有長楚。詩曰原田蕪蕪。又曰周原膴膴。底平則可耕。東原之地肥饒。蘆泉之沃。頗宜梗稻。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赤赫也。太陽之色也。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

埴土性之美者而又墳起故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土黃爲上赤次之白又次之青黑爲下水之象也土稟冲和之氣故壤爲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青在墳上者以有斥鹵之利豫壤同而先冀者或田賦通爲上下也色性相參而三壤則矣。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稿

土者吐也。主吐含萬物。子成父道吐也。氣精以輔也。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故曰裂土而封。必用白茅。取其潔清也。燕以黃土。黃取王者覆四方也。翟雉也。五采備曰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出於羽山之猷。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司常云。全羽爲燧。析羽爲旌。用此羽爲之。染者象之。渭之染夏。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翟。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謂之鷁。此則夏翟之羽色。後世無夏翟。故染氏染鳥羽象鳳凰色。以爲之。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爲雉。士相見贊用雉。山龍華蟲。華蟲卽雉也。五色故謂華。山海經曰。赤鷁可以禦火。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嶧山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是生孤特之桐。中琴瑟。凡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故崔琦曰。爰有梧桐。生於玄谿。傳根朽壤。托險生危。張協曰。寒山之桐。出自大

冥含黃種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農師曰桐性
宜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
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生孤者。
尤難得也。神農始削桐爲琴。繒絲爲絃。管子曰
五沃之土其木爲桐。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
其政平。梧桐爲常生。磬石在泗水旁。水中見石。
若水上浮然。今靈壁有磬石山。去泗水五六十
里。禹時泗水故橫流於此也。其石碩厚清越。如
被塗澤。而乏烟雨蔥蒨之姿。凡產石磬有九真。

浮嶽小華之山。涇水共水。鳥危之山。而禹貢泗濱獨著者。固以其輕清上浮。其音特清。或亦徐州中土輦輸爲易也。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立。秋之樂也。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此三有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自無句作磬。又伯夔作玉磬。磬形似犁瑄。以玉石爲之。禹懸五音。聽政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蓋擊磬以知民。磬音調。則民道得。鐘磬之音。能動千里也。

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封疆之臣。磬師掌編磬。教眡瞭也。古者淮有夷。出蠙珠及美魚。蠙珠母也。故泗州名蠙城。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惟天子藏珠。蛤蟹珠龜與月盛衰。水圓折者有珠。淵生明珠而常不枯。越俗以珠爲貴。故諺曰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古蓋以珠爲幣。春秋保乾圖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禮斗威儀曰王效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夫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

其耀也。珠玉不覩。王公則不爲寶。惟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語曰。宋王亾珠。而池魚爲之殃。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周禮。敎人掌以時魚爲梁。蓋梁以取水也。二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魚。季冬。命有司始魚。天子往嘗魚。祭廟。薦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貢物不詳其地者。一州所出也。羽畎嶧陽。淮夷必指其地者。惟此地所產爲良也。玄黑縑縑帛之細者。謂之織。

繒之精者曰縞。玄之用三。爲袞以祭。爲端以齋。爲冠以居。縞可以爲冠。有虞氏蓋衣縞以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禘而緇。此厥篚之貢。亦通州所共也。

浮於淮。泗達於河。

泗水出陪尾山。其原有四。故名泗。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澠水則出於河。入于泗者也。繇泗遡澠。繇澠遡河。此一道也。沛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受沛之合者也。繇泗之上源以遡沛。繇

沛而達河。又一道也。西則繇灘。東則繇沛。蓋後
世所謂汴渠者。禹時已有之。而或爲鴻溝。或爲
官渡。或爲苋若渠。總一河而已。蓋河自關陝山
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接淮泗。皆古之運河也。
今之運河。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
水。西資淮黃二河之水。繇淮安至清口。則資黃
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繇清口至鎮口。則資黃
河與汶泗之水。繇鎮口。則資汶泗及
諸泉水。繇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

錄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都。則資潞白桑乾諸水矣。比今通之大略也。至萬曆朝。開泇河以避呂梁之險。天啓年。又開駱馬湖以接泇。而其所以資於黃河者亦少。若再開石崇湖以接泇。縱河使北。不復資之良爲上策。惜今未行也。若古之徐州。并有大野。東原。嶧陽。泗濱。襟帶亦遠。今頗裂其地爲郡邑。而以一州斗絕自立。乃綰轂水陸。實爲南北咽喉。而山川險阻。俗多彊悍。自昔爲四戰之國。且河水橫囓。比問其魚。雖泇河

改運漕已他徙而彭城形勝奸雄之所睥睨固當深慮識者謂欲聯屬兩都以制天下則揚州臨清徐州皆爲重鎮蓋臨爲梁冀青兗之會揚爲江淮汴海之交徐爲梁冀青兗江淮汴海之限不其重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南傳海北據淮井而方之蓋萬里後世華離鉅析殆且百郡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且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又以漸近太陽位天氣

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元命苞曰。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立爲揚山。其地以淮海爲際。蓋并有淮東西。江東西。及兩浙之地。淮之西當在桐栢。荆州之界。江之西當在衡漳之界。而禹會諸侯于塗山。會稽亦禹迹之所至也。若五嶺之外。則未屬焉。蓋五嶺壤接荆州。藉使其時已入版圖。亦當屬荆而不屬揚矣。攷其形勝。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爲水戒險阻之國。而分言之。則廣陵獨襲揚州舊名。良爲南北重

鎮若建康。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
虎視吳楚。應接梁宋。所謂龍盤虎踞。帝王之宅
也。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
養生聚。其地利於進取者也。江西三面距山。背
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南昌沂江滙湖。右
江左浙。帆檣所集。千里一都會也。若守江者必
先守淮。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
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
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長江以限南北。而長淮

又所以蔽長江也。淮之東根本在廣陵。而以山陽盱眙爲門戶。淮之西重鎮在合肥。而以鍾離壽春爲捍蔽。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自古天下裂爲南北。其得失皆在淮南。誠重之矣。凡州之邊海者三。青州徐州揚州也。自冀州之北碣石迄於東粵之南碣石九千里而遙。而揚州所直尤多。今略計其要害在東粵則有三路。惠潮其東路也。廣州其中路也。高雷廉其西路也。在八閩

則有五寨三遊烽火南日浯嶼三寨其正兵也。小瑁銅山二寨其奇兵也。南澳浯銅海壇爲三游而南澳當閩廣之交尤爲要地。兩浙則有四參六總四參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金嚴一溫處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而列郡之海口則溫台寧紹各有港口。與杭州之顏山龕山嘉興之乍浦澈浦實列郡之門戶也。欲安堂輿亦固門戶而已。而定海爲寧紹之門戶。舟山又定海之外藩。其中有五穀魚鹽

之利。屯兵戍守。不容已也。直隸在江南。則吳淞
爲水陸之要衝。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
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繇吳淞而南。則爲松
江之川沙。南匯。青村。柘林。其地有海塘而無海
口。宜設陸兵防守。而金山界於柘林乍浦之間。
尤爲吳越要衝。繇吳淞而北。則爲蘇州之吳淞
所。劉家河。福山港。皆賊舟可入。宜設水兵出海
迎擊。而崇明孤懸海中。尤宜特設重兵。在江北
要害。則爲通州。爲狼山。掘港。新開。爲劉家河。爲

金沙塲尤要者曰新揚曰北海所曰廟灣而海
安尤宜設鎮東可以控狼山通州海門之入西
可以捍衛揚州也其地則皆用騎兵爲長統攬
大勢江北緩于江南江南緩于兩浙兩浙緩于
閩粵而畫地分守則揚帆倏忽彼此逋竄孰能
窮之非會哨不可在廣東者哨至南澳等處與
銅山之兵會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城與廣東
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
者下則哨至流江與烽火之兵會上則哨至洋

山與直隸竺箔之兵會。在蘇松。下則哨至羊山。與浙江之兵會。上則哨至茶山。與江北之兵會。而浙之陳錢山。爲夷寇候風分鯨之所。尤浙直共守之門戶也。若夫簡兵繕舟。嚴勾引而絕鄉導。斯爲防海要務焉。

彭蠡既豬

江漢合流。匯爲彭蠡。又章水出聶都山。至南康。合豫水爲豫章水。至贛州。又合貢水爲贛水。俱注於彭蠡。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矣。繇衡岳而

南。亘大江東西。穿山崇巘。靡迤相屬。而廬阜爲之最。岷山西來。至大別與漢合。洪濤掀天。吞吐日月。蕩漾萬里。而宮庭揚瀾。左里爲之最。彭蠡以彭磯左蠡而名。一名宮庭。一名彭澤。一名匪澤。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史記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虞舜滅之。或傳湖神甚靈。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呂覽曰。禹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中有大石。禹刻石以記功。知其用力非易也。

陽鳥攸居

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
居○之○如○漢○築○河○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
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
彭○蠡○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鴻○鴈○木○
落○南○翔○水○泮○北○徂○與○日○進○退○故○稱○陽○鳥○其○飛○有○
先○後○行○則○成○列○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于○其○來○
則○曰○鄉○去○則○曰○逝○月○令○七○十○二○候○鴻○鴈○得○其○四○
焉○八○月○鴻○鴈○來○巧○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

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正月候鴈北亦小鴈也。鴈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還河北體肥飛下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三江旣入

三江者松江東江婁江承震澤之下流而洩之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分洩之以入海則震蕩者平定相因之勢也。海內之水皆源高而流下惟震澤西南受杭歙

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蕩靡寧。勢因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淡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于湖。而又流濶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且海水濁。江水清。必江流日駛。能滌去潮沙。而後海口常通。乃水利不修。東江已不可問。松江亦日就湮淤。惟婁江尚存。流亦漸狹。水何可得而治哉。繇今考

之松之黃浦者猶古之東江也。蘇之劉家河者古之婁江也。吳淞爲古三江之首。自宋慶曆間於吳江築長橋以便挽路。而江流從此慢緩。海沙隨潮日積。吳淞日淤。黃浦劉河雖通。震澤之水。源多勢盛。二河不能驟洩。每當霖潦。水遂爲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澱山湖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于海。漕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海。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豬者皆有所洩。則下流治而水滂無憂矣。邾僑常論天下之水。以十分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旣入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原甚大。繇宣歙而來。至於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於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入海。止

三江爾二江已涇。今止淞江。又復淺汗。且百姓
便於已私。於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
日出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昔之治水者。凡沿海
沿江。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
患害。今宜先究上源水勢。而築吳淞兩岍塘岸。
塘隄。不惟水不北入於蘇。而南亦不入于秀。兩
州之田。乃可墾治。若止開濬吳松。而不築兩岍
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適爲兩州之
患。蓋江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趨於海也。

吳淞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爲今之策。必先治五堰故迹。決于西江。潤州常州之水。治之使決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淞江。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于彭匯與諸

諸瀆昔有江港者。自南經北漸次築堤。所在陂
淹。築爲水堰。澌湖等處向有民戶障遏水勢者。
竝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
睦等山源決於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
湖爲害矣。王同祖謂治水之法有三。一開三江
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浚治諸浦。以泄江湖之
水。三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蓋太湖東入淞
江。出吳松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積水爲
沴者。以下流入海之處多淤耳。若止決去長橋。

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卽吳江崑山常熟三邑之地。將爲深淵。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澱湖之西。東如爛路港。急水港。白蜆港。出水港。小漕港。斜瀝。大瀝。小瀝。儀港等口。皆是。今諸港皆淺狹。不通潮汐。入海之處。遂湮。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或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有時。非塘浦之咎也。或以爲

東江旣塞。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淞江。不知此特其支流耳。澱湖之水。自繇東江。必疏治東江之舊。使泄澱水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水害可去矣。吳郡之地。北枕長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淞江之北。有大浦三十二。在江之南者。西受陳湖。南

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在江之北者西受陽城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九其北有浜浦二十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於漲塞日就淺狹唯千墩一浦南通澱湖極爲深廣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廣浚諸浦使湖水必趨于江江水得入于海則東南之水定矣。圩田

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繁也。涇港分利水道。旱則引水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塘浦。使歸于海。利農最切。故必通行開濬深廣。卽取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又何水之足患乎。江有源。謂蘇松最爲下流。震澤綿亘數百里。納受諸山溪澗之水。散注澱山三泖等湖。而繇三江入海。自海塘南

障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爲黃浦趨于吳淞并於婁江又溢入七浦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浮泥湧入淤塞江路湖水乃泛濫爲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治之之策一開江河以導其壅今之淞江婁江七浦白茆此四湖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一日不可使之不通也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碕或爲石閘而諸河亦當并議也婁江今雖通流而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海

口有橫沙。宜爲之早計。至於瀕海之地。比之腹
內。特高。濬治亦宜倍深。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
之東注矣。一疏浦塘。以通其脉。昔人於川原廣
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
通決水道。無屯滯枯涸之患。今堙塞過半矣。宜
相其緩急。以次疏之。使溝瀆之水。悉達於塘浦。
塘浦之水。悉達于江湖。可也。一備規制。以善其
後。古人于濱江瀕海。通潮江浦。悉設官置閘。潮
至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

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潦而時啓
閉焉。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而穿爲斗門。
蓄洩啓閉。法亦如之。又于閘外設撩淺之夫。時
常爬疏積滯。置鐵掃帚等船。隨船上下。以蕩滌
浮淤。栽桑柘。種菱蘆。護堤固圻。纖悉備具。所以
無水患也。而今皆弛矣。是當于治水之後。多方
講求者也。夫三江惟在震澤下流。故所係之重
若此。乃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
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

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爲北江江
爲中江彭蠡爲南江皆非其實也北方之水河
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
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
江之江耶。

震澤底定

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
於定而不震蕩也。左氏謂之笠澤。周禮謂之具
區。五湖。張勃謂周行五百里。故名。虞翻以太湖

東通松江南通霅溪西通荆溪北通潞湖東通
韭溪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以太湖上稟
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湖亦自有五名
自莫釐山之東與徐侯山相值者中爲茭湖莫
釐之西北與茭湖連者爲莫湖南通莫湖東逼
胥口爲胥湖長山之東曰游湖長山之北連無
錫老岍曰貢湖別有金鼎湖梅梁湖東皐里湖
通謂之太湖葉夢得曰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
有浸揚州澤藪爲具區浸爲五湖凡言藪者皆

人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瀾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與水暴至之患。則爲一名而已。夫震澤表於東南。乃上古不列于四瀆祀典。見謂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

網艦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分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繇澤而川。繇翕而散。故漫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峯。而潤爲脂田。腴藪。則揚州之賦甲天下。今揚州之境。嶺至柳虔北枝。趨敷淺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金衢。爲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俱滙爲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未滙。則江西東

諸州之水爲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於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溪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古者震澤之水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繇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繇湖州七十二港以入焉。

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於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簞水往來之阻。紿於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旣廢。繇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下瀆者此也。慶曆以來。築長橋于吳江所。以便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

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鐫之說也。國初因五堰舊迹立爲銀渚東壩。禁商簞往來。旣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於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返注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旣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旣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於運道。存之亦未見有阻於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吳淞之通利。溪澗耳。蓋吳淞爲中

江○其○洩○震○澤○之○水○直○而○不○迂○視○二○江○尤○急○乃○今○
泖○澱○之○水○盡○趨○黃○浦○以○入○海○而○自○吳○江○東○北○所○
洩○太○湖○之○水○悉○從○新○洋○江○瀉○于○劉○江○而○松○江○乃○
有○漫○水○之○目○日○淺○日○淤○且○至○於○無○江○矣○江○之○湮○
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
以○治○之○愈○力○失○之○愈○遠○也○世○之○論○徒○區○區○於○三○
十○六○浦○間○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匯○
未○有○能○曠○然○復○禹○之○迹○者○卽○單○鏐○修○五○堰○之○策○
不○過○欲○絕○西○來○之○水○夫○水○爲○民○害○亦○爲○民○利○就○

使太湖可涸。於民豈爲利哉。故治吳之水。非專力淞江不可也。

篠簜旣敷。厥艸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布生也。細篠。大簜。竹之通目。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蔓竹紫脫。爲之長生。徵祥記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衆。不失細微。則竹葦受之。敷言盛也。其瀕榮幽渚。繁宗隈曲。萋蒨陵丘。蔓逮重谷。竹之爲物。易

茂難凋。故至於四敷也。史記曰千畝竹。其人與
千戶侯等。竹亦艸本。竹生於水而蕩于水。以其
忘水。故別言之。天好喬高也。上句曰喬。蓋木枝
上竦而曲卷也。塗泥。地泉濕塗。杜也。杜塞孔穴。
泥近也。以水沃土。使相黏近也。南方陽氣之所
積。暑濕居之。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古人田
雜五種。雖經旱乾水潦。各有所收。揚州之土塗

泥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然培糞
灌漑之功至。厥賦遂自下品入中品。至後世火
耕水耨而粒食盡東南之美。唐以來江淮田爲
天下最。漕餉並仰給焉。然西北之田日蕪。東南
之民并竭。蓋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東南
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于是識者欲分閩浙以
實荆楚。又有議舉兩淮之屯者。夫兩淮之地沃
壤千里。鄧艾屯田六七年十萬之衆有五年之
食。今其地介兩京間。相距略等。苟能修艾之法。

則所省歲漕甚多。當於淮南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爲屯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因勢置空。開河濬川。大小相受。使水有所洩。然後於窪下之處。濬深以爲湖蕩。及于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或爲隄以限水。或爲堰以蓄水。或爲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數年之後。所得當不減于魏。

人也。又於潁壽之間，召民開墾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田而定稅，其功又易於水田者。上元中，于楚州古射陽置洪澤屯，於壽州置芍陂屯，大獲其利。此遺跡可考也。且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于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之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間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戔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逕也。故

曰雷唐之田既耕。則淮之左可守。芍陂之田既耕。則淮之右可守。是興利亦以防患也。江南之田。以修築塍岸爲急。古人因地之高下。井而爲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水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二十餘丈。潏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深濶。若此。蓋取土以爲堤岸。高厚足以禦湍悍之流。故古之堤岸。高者二丈。低者一丈。惜今大水。江湖高于民田。堤

岍○出○于○塘○浦○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
于○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流○
矣○其○壘○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可○以○畝○引○近○于○
海○者○又○有○朝○晚○兩○潮○可○以○灌○溉○故○旱○不○苦○水○高○
不○苦○旱○又○古○人○田○各○有○圩○圩○各○有○長○一○兩○年○率○
逐○圩○之○人○修○築○浚○治○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
之○浦○港○常○通○自○古○法○隳○壞○圩○岍○日○傾○或○一○圩○雖○
完○傍○圩○無○力○而○速○延○崩○壞○或○貧○富○同○圩○而○出○力○
不○齊○或○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低○田○漫○然○復○

在江水之下也。每雨未及盈旬。低田盡爲白水。雖有塍。亦皆狹小。人單行側足其上。坎壈斷裂。纍纍如蹲羊伏兔。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種。無餘力以及耨耨之工。婦子持木杵。探污泥。補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謂之作。實可憐笑。雖殫力耕耘。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兼以飄風。莫之障防。且田旣容水。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入。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此低田不治之繇。

也。高田之廢始繇田法。隙壤港浦既淺。地勢既高。又因人戶利於行舟。壞其堰門。不能蓄水。故高田盡爲旱地。每春水未退。低田未能施工。而囿阜之田已乾枯矣。今當爲縱浦橫塘。略如古制。而農隙務責其治。堤蓋秋冬之交。橫潦乾源。手足所及。上皆可取。暨閱春夏。雖有風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三方之戶。必與

北方有田之人。並力而作也。若旱田則浚治港浦。日引江海之水。設堰門以蓄春夏之雨。則高下皆治。而水旱無虞矣。范仲淹謂錢氏竊據時。專設營田軍七八千人。專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是米值甚賤。暨乎一統。農政不修。圩塘隳廢。米貴十倍。然則田之高下何常。惟在治之得其術耳。

厥貢惟金三品。璫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金謂之
璽，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溪山，君乘金而王，其
政平則黃金見溪山，金有五色，黃爲之長，久埋
不生衣，百陶不輕，埃天五百歲生黃，缺黃缺五百歲
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湏五百歲生黃金，黃
金千歲爲黃龍，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
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
有頰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王者宴不及

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金正西也。土于此終。水于此始。銅赤金也。爲火所勝而不自守。反同乎火。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鹽鐵論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隴蜀有名村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于

地。舜藏金于嶰岩之山。以塞淫邪之路。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于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民之無檀。賣子者。周禮職金受金玉錫石之入征者。辨其美惡。與其量數。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所。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龜貝。又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至秦以黃金鎰爲上幣。鑄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武帝乃造銀

錫爲白金三品。錫卽銀也。考工六齊皆用錫。以和赤金爲器也。周漢用金。猶今用錢。皆以完質。計數授受。無剪鑿虧折及鎔并耗失。取諸山澤者。歲增行于人間者。無損。故周漢黃金充溢。賜予以千百斤計。其值僅倍于白金。金一兩值錢才六百。魏晉而降。耗金日甚。散于穿鑿。消于火薪。摹畫宮闕。塗飾神象。費至不貲。或徇舍地下。或沉沒于鼉鰐之宮。或縷而爲衣。嵌以爲器。若貿易外夷。宋之歲幣。國家之款市。奚啻千億。

金所以日亾而值日昂也。然而欲爲採金之說。則又非也。金玉爲山石之精。非若草木之旋芟。旋長也。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且鑿鑛之徒。皆亡命輕俠。聚而難散。致有甲兵之禍。無利而有害。若以金少爲憂。而金非財也。特財之權耳。以金多爲富。在一家則可通天下。而論則非也。金愈多。粟帛將愈貴。困乏將愈甚矣。故前世每當革易之始。則財贏。及承平久。轉匱乏者。非乏。

金也。始則人少而穀食多，承平久生，聚衆而穀不加多也。於金少何尤焉？瑤琨美石，詩云何以舟之，唯玉及瑤則瑤者玉之次，琨又瑤之次也。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簋輔之，簋可爲矢，亦可爲符節之函也。齒象牙，韋犀皮也。大傳曰：禹成五服，齒韋羽毛器乃備。象有齒以焚其身，犀甲七屬，甲之所用，犀韋爲上。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有毛爲皮，皮去毛爲韋。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掌皮，斂皮，冬斂韋，犀之爲獸，舍

精吐華。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象則體
巨性馴。後世於正朝大會。每入充庭。而禹貢止
徵齒革。莫獻犀象者。不畜異物也。羽。鳥羽。南方
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全羽爲旒。析羽
爲旌。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之政令。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煤
而猗之以時。獻其羽翮。毛。犛牛之尾。可爲旌旗
之飾。老萊子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
績而衣也。荆揚之羽毛。信美矣。惟木多不勝名。

也南海島夷艸服葛越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
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百濟日本之屬皆
揚州之東島夷也葛越用葛爲之蕉葛升越弱
于羅統者也織貝如吉貝木棉之類其文爛班
如貝故曰織貝所謂貝錦也染其絲五色織之
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閩
廣多種木棉秋浹卽開露白棉茸茸採其花績
爲吉貝林邑國有班布婆利國有古貝海南蠻
人有疊巾皆所謂織貝也小曰橘大曰柚待錫

命乃貢非常貢也。故叙厥篚之後，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故錫命以時也。璇樞星散爲橘，橘柚渡淮皆化爲枳，故曰體天然之素分。不遷徙于殊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橘畏寒，今吳中特盛于洞庭兩山者，以四面皆水，水氣上騰，尤能辟霜也。種橘之利，數倍于田，而人工亦數倍焉。終歲耘無時，不使其織艸，包而後貢者，亦以其畏寒也。揚州之貢其田則下，下而不及。

諸州其貢則齒革而不言絲紵。又周禮職方所載揚州之賦其穀則宜稻而他種皆非所有其利則金錫竹箭而絲枲亦非所宜。漢鹽官在東南者會稽纔一。廣陵無之。皖城有鐵官無鹽官。則知漢鹽鐵官之置多在西北而不在東南矣。唐自河西淪于藩鎮而國用全在東南。國朝視唐尤倍。朱提之貢額不減而漕運至三百萬。蘇松嘉湖四郡又有所謂白糧上供者。淮鹽爲海內最而浙鹽次焉。且卉服自古中國未有。故

嬪婦之治。止于絲泉。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而今亦責貢于蘇松諸郡矣。欲東南民力未竭。豈可得哉。

沿於江海達于淮泗

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邇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至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矣。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故必沿所乃無虞也。夫海運自禹時

已行而後未有敢行之者。元時乃復行之。其道大約有三。皆自平江劉家港出海。其至萬里長灘。始一開洋。旋沿山嶼而行。至膠州始復放洋者。其路甚紆遠。次從劉家港開洋。旋亦沿涯至長灘。始放大洋。經黑水洋。至成山者。其道差徑。後又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卽開黑水大洋者。其道最便。蓋開洋愈濶。則取道尤捷。然與大禹沿海之意遠矣。夫海運多損者。以起自平江也。若繇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

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往來而無窟宅。惟登萊之成山沙門島多磧可畏。且其地斗入海中。舟行必自南轉東。由東向北。復由北轉西。乃可達于直沽。開膠萊河以避之。則徑易安全矣。國朝廢海運。專力漕渠。然有爲咽喉不測之慮者。則此策無容盡廢也歟。

荆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青谿之北首。曰景山。卞璞所出。三面險絕。惟西南一徑可行。

非雍州荆岐旣旅之荆也。荆州以荆山名。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也。又警也。南蠻數爲寇逆。其民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荆州之土最爲閼衍。表有二嶽。江漢九江。沱潛雲夢。包絡衡貫。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揚西梁。故其沃衍則史稱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麋蛤。食物常足。江陵南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其形勝則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

蠡。右則九疑爲險阻之國。或謂建都于江南。當以
南陽爲正。其北連中原。東通吳會。西接巴蜀。
南控蠻粵。良爲英雄用武之國。凡自北而攻南。
自南而窺北。未有不先得此。而可以有爲也。沅
湘衆水。合洞庭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江
水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漢沔之
上。則襄陽爲之都會。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
吳。夫蘄黃北倚五關。前憑大江。占淮濡之上腴。

連雲夢之巨蛟。斯亦雄區矣。然識者以爲非宅
中圖外之地。故水要莫如武昌。險要莫如襄陽。
路要莫如荊州。信哉。今考全荆流峙之次。自熊
耳西導。循桐柏之源。至陪尾。以奠漢陰諸山。然
後上遡岷嶓。析而爲二導之。至其歸也。則嶓冢
漢漾。咸至大別。屬之江。岷陽江沱。咸過九江。受
漢水之輸達諸海。蓋西北則析東南合之相比。
攬結若天塹焉。其獨擅雄奧有以也。

江漢朝宗於海

江漢發源梁州入海則在揚州而荊州其合流也。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朝宗狀其勢。諸侯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江漢合流赴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今考江水。方出三峽。勢如建瓴。夏秋一漲。頃刻千里。然遡夷陵而上。山阜夾岸。勢不能溢。嘉魚而下。江面浩濶。順流直注。兩岸俱平衍下隰。水易漫流。但江當江陵公安石首監利華容間。自西而北而東而南。勢多迂。

回○至○岳○陽○自○西○南○復○轉○東○北○逆○流○而○下○故○決○害○
多○在○荆○州○夾○江○南○北○各○沿○岸○爲○堤○咫○尺○不○堅○千○
里○爲○壑○且○決○口○四○通○湖○泊○盜○賊○竄○伏○其○間○蓋○以○
隄○防○不○修○則○津○渡○散○漫○盜○可○四○出○也○築○堤○屢○圯○
乃○爲○開○穴○口○之○計○舊○有○九○穴○十○三○口○皆○湮○塞○無○
餘○矣○荆○岳○之○間○幾○何○而○不○爲○巨○澤○也○漢○水○特○多○
泥○沙○自○古○遷○徙○不○常○但○均○陽○以○上○山○阜○夾○岸○江○
身○甚○狹○不○能○溢○襄○樊○以○下○景○陵○以○上○原○隰○平○曠○
故○多○遷○徙○潛○沔○之○間○大○半○滙○爲○湖○渚○復○合○流○至○

乾鎮驛中分。一由漲池口出漢川。一由竹筒河出劉家隔。以故往時承襲間雖遷徙而無大患者。由湖渚爲之壑。三流爲之瀉也。自潛沔湖渚漸淤爲平陸。上流日壅。竹筒湖復湮淺。下流日溢。故邇來水患多在荆襄承天潛沔間矣。

九江孔殷

孔甚殷正也。九江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滙爲洞庭也。江南凡水皆呼爲江。九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於江口。會于

桑落洲以禹貢考之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湘水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湘水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石矣。湘猶相也言有所合。湘水與瀟水合曰瀟湘與蒸水曰蒸湘與沅水曰沅湘會衆流以通洞庭九江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瀘其間名爲五瀘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

爲之改色。昔軒轅遊蜀。見水多決之下流。江湖
皆溢。乃鑿五湖貯水。洞庭其一也。洞庭山浮于
水上。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故曰瀟湘之樂。聽
者令人難老。或傳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
常遊于江湖。是出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
暴雨。以今考之。辰常衡永枝河會流于洞庭者。
無慮數十水。而其會衆流而注之湖。則有三。沅
湘澧而已。沅自牂牁合麻湯諸溪。洞水過常武
出湖之北。湘發自廣西海陽山。分爲灘水合湘。

水汨羅過長沙。出湖之南。澧發自武陵。合焦溪。茹溪諸水。至澧州。出湖之西。而漸元辰。叙西。資其合流。而滙爲洞庭。以爲之壑。故沅辰衡永長沙。得免水患。惟常武當沅江之下流。岳陽當江湖之會合。故歲漕浸溺。而隄防之設亟矣。昔禹之治水。堅則鑿之。盛則醜之。淺則淪之。大則決之。急則排之。而其要有二。曰經。曰緯。夫漢之南入江之北。滙。非楚水大經乎。然漢則東爲滄浪。過三澨。乃至大別。江則東別爲沱。至於澧。過九

江○至○東○陵○迺○迤○北○而○匯○焉○隨○地○注○瀉○使○游○波○寬○
緩○不○相○激○薄○何○其○緯○之○有○緒○也○經○緯○既○備○水○爲○
安○流○平○成○既○久○民○多○濱○水○爲○居○或○築○而○業○之○故○
潛○沔○之○間○所○謂○滄○浪○句○雍○諸○澨○皆○大○不○容○刀○甚○
至○不○可○辨○而○澧○水○與○江○相○去○百○餘○里○禹○時○之○九○
江○猶○受○岷○江○之○輸○今○九○江○自○相○經○緒○渚○爲○洞○庭○
且○與○江○漢○敵○大○矣○禹○所○患○者○經○不○足○以○持○緯○治○
之○宜○後○緯○而○先○經○今○所○患○者○緯○不○足○以○受○經○治○
之○宜○後○經○而○先○緯○周○禮○稻○人○職○曰○稻○人○掌○稼○下○

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此。雖。主。治。澤。田。實。治。水。緯。法。也。阡。陌。既。變。故。道。湮。沒。智。巧。之。士。始。隄。而。障。之。築。垣。居。水。雖。自。古。所。譏。然。亦。有。利。有。不。利。焉。惟。察。水。勢。審。土。宜。堅。爲。之。隄。以。禦。水。之。經。而。又。分。注。以。漕。使。有。所。游。蕩。服。引。取。之。則。經。緯。得。理。水。奚。從。孽。哉。江。漢。之。區。異。時。穴。口。無。慮。數。十。民。環。居。堤。上。水。有。所。洩。歲。不。爲。患。自。穴。口。漸。塞。水。患。洊。至。今。當。增。修。江。漢。之。堤。而。開。濬。諸。口。以。散。其。

漲使民得隄爲衛。不患於水。水及隄得口爲瀉。不至釀而決隄。蓋排釀並施。防澮均舉。經緯之義備。而視滄浪三澨。沱澧九江之迹。猶近之矣。沱潛旣道。

江出爲沱。漢出爲潛。皆復其故道也。梁州有沱。潛而荊州亦有之。其源實一也。水從江漢者皆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合流于梁。復自荊分出。猶如濟水入河。復自河出也。沱水又名夏水。冬竭夏流。故名長夏也。

雲土夢作又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以其跨江相比而謂雲夢雲向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作今乃可耕治也蓋夢地差高而雲下總因江漢水治而致荆之功九江其經流沱潛其別流雲土夢作又而荆之水土無不平矣故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厥賦上下

荆州塗泥與揚同其地稍高故加一等今揚土

腴沃甲天下。而荆土瀉鹵瘠空甚矣。山原樹藝。雨澤不調。則停耜而待稿。其卽臯隰沿陂堰而耕者。潦至彌望。龍蛇魚鱉。且宮之矣。此非民之咎。厥媮惰。不任稼穡也。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隄防不修。則靡潰千里。不見涯涘。昔人疏爲九河。以疏淪之。而後水之患消。瀕河之民。旣久安。乃盜河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沒。無存。水泛爲災。職此之繇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枯柏。礪砥砮丹。惟
箇簠楮。三邦底貢。厥名包匭。青茅厥篚。玄纁幾組。
九江納錫大龜。

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幹如金石。職方氏揚州
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
金起於汝漢。又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柁爲
弓幹。舉其用。故不言柁也。烏號之弓。爲以柁枝。
弓人辨六才。一曰柁。柁染色黃赤。人所君尊也。
月令曰。季春無伐桑柁。柁即檜也。柏葉松身。詩

云檜楫松舟舟楫所須也。周禮曰冀州其利松柏。禹貢取松于岱。賦者以其材良。取柏于荊州者。柏可爲舟。荊爲水國。故檜柏並取。皆資以爲舟也。柏掬也。蒙霜不變得其貞也。砥細于礪皆磨石也。金刃雖剛而弗加砥礪則刺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無下礪之與弗礪相去遠矣。砮矢鏃之石也。仲尼曰肅慎貢楛矢石砮以分大姬。不言荊梁而言肅慎則二州不貢砮久矣。周司弓矢掌八矢

在殺、燬、恒、弓所用也。繫、鏃、第、庫、弩所用也。而石
鏃無聞焉。惟挹婁之國青石爲鏃。將無中國之
器日良。無取石鏃耶。今東夷猶產水花之石。堅
利入鐵。即肅慎之遺。而蜀楚無聞矣。丹者丹砂。
上者爲藥。下者爲采。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
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
此造化之所鑄也。周禮以爲五毒之一。唯以攻
瘡瘍。箇箬楷皆中矢幹。三者皆出雲夢之澤。近
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荊州自古爲

用武之地。故。柁。簞。箛。簞。制。貢。于。弓。矢。獨。詳。取。其。有。名。者。聖。人。以。威。不。恪。必。精。且。良。也。恪。又。可。織。以。爲。器。蘇。氏。謂。柁。幹。栝。柏。礪。砥。弩。丹。與。簞。箛。栝。皆。物。之。重。者。荆。州。去。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匭。匭。菁。以。爲。菹。茅。以。縮。酒。茅。氣。甚。芬。故。爲。香。茅。周。禮。醢。人。有。菁。菹。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

蕭茅。蕭即縮也。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或謂古無灌茅之義。所謂縮酒者。以醴有糟。故縮于茅以清之。易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詩曰。白茅包之。是古用以包裹禮物也。管子云。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三茅春以爲藉。菁者。茅之狀。菁菁然也。重之故包。而又匝。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又

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玄在緌緇之間。古人謂幣爲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冕則上玄而下纁。服則玄衣而纁裳。圓者曰珠。不圓者曰璣。璣小珠也。故曰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璣亦蚌之陰精也。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珠母見。珠母璣鏡也。有光可鑒。組綬屬其小者以爲纓也。天子佩蒼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瑤玖而緼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凡弟子縞帶并細約用組。少儀曰：國家靡弊，則車不雕幾，甲不組膝。楚有組甲三千。組亦武備所須也。古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結于祴，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又錦繡纂組，害女工，則組爲盛飾。禹時必不尚此制。貢者服御以爲組纓戎事以爲組練耳。尺二寸曰大龜，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出九江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龜三尺
曰賁。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
倪不類。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
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
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甲蟲三百六十而
神龜爲之長。玄采五色。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生
三百六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蓍葉之
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無黨。
尊用蓍老。不失故舊。則出。禮斗威儀曰。君乘土

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周官曰通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辨龜祭祀。先卜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孟冬之月。命大卜辨龜筮以牲祠龜筮。塗以牲血。謂之辨龜。辨者龜甲所以卜也。筮者著草所以筮也。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

無毒螫。野火不及。龜常在焉。齋戒以待。狀如有
入來告之。因以醺酒求之。三宿而得。江上民家
得名龜畜之家。以致富。及殺龜家。乃敗。人民與
君王異道。得名龜不宜殺也。堯沉璧于雒。玄龜
負書出于背甲。赤文朱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
龜出。赤文題。又堯與羣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
龜負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
還水中。禹卑宮室。則大龜出。文王時又出。龜生
于水。發之于火。于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王孫

圉曰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按荆揚貢金。並云三品。今黃金惟取之滇中。荆揚貢止白金。然額最廣。而所在開局鑄錢。荆爲銅冶所聚。頃議專官督鑄。尋復報罷。荆揚有木貢。棟宇器用有所須。則用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必征太木。至于深山

窮谷懸崖。駕梁艱難萬倍。比至深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雖間取之川蜀。而荆關特爲綰轂之區。林鬱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禹戒峻宇雕牆。有以哉。

浮於江沱。潛漢逾于洛。至於南河。

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繇荆至冀。中隔豫州。貢道近于漢者。則竟浮于漢。不必沿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

潛而入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自禹制貢荆揚獨繁。而二州田土並列下等。豈賦固不盡繫于田乎。今者荆揚田土日闢。楚地沃野。滿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吳會並虛。口仰食。財賦最號豐腴。但困于誅求。竭澤焚林。何以能久。荆楚剽悍喜亂。天下有事。常推楚以爲鋒。所望桔矢東來。而朝宗之誼不失。斯爲善矣。

卷二終